

Judith Kuckart

Die Verdächtige 有嫌疑的女人

[德] 尤迪特·库卡特 著
顾牧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Judith Kuckart

Die Verdächtige
有嫌疑的女人

[德] 尤迪特·库卡特 著
顾 牧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4-4285

Judith Kuckart

Die Verdächtige

© 2008 by Judith Kuckart

Copyright licensed by DuMont Buchverlag GmbH & Co. KG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2014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有嫌疑的女人/(德)库卡特著;顾牧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ISBN 978-7-02-010556-4

I. ①有… II. ①库…②顾… III. ①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0134号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00千字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8.5 插页2

版 次 2014年10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556-4

定 价 33.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译者前言

《有嫌疑的女人》是德国著名女作家、戏剧及舞蹈编导尤迪特·库卡特（Judith Kuckart）2008年出版的一部作品。这部小说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侦探小说的一些基本特点。正如小说标题所提示的，这里面有秘密的犯罪活动以及对事实真相的逐步揭开。故事以一名成年男子在娱乐设施里的离奇失踪为线索，从这名男子的女友来到警察局报案开始讲述。但是很快，作者就将另外一条线索铺展在读者面前。对可能的犯罪事实的探寻逐渐演变成了对故事两位主人公——警官罗伯特·曼特以及报案人马尔加·布克内心世界的描述，小说因此摆脱了侦探小说的俗套，转而描述现代人不安定和充满危机感的内心世界，将对扑朔迷离的案情的追索投射在主人公复杂的内心活动中，抽丝剥茧似的一步步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展示在读者面前。

《有嫌疑的女人》一经出版，即获得众多德国媒体的好评。《斯图加特报》评价这部小说是具有德国浪漫主义色彩的“现代都市童话”，是带有反讽意味的侦探小说，并将小说的作者尤迪特·库卡特女士称为营造感性浪漫主义氛围的大师。《南德意志报》认

为这部小说里有一种独特的怀旧气氛，使人读时仿佛在观看希区柯克的老电影一般。《明镜周刊》（网络版）发表评论说，“这是一部独特的小说，一首凄婉的哀歌，充满矛盾冲突”，作者写作时有独特的画面感和思想，所以“读到紧要关头，让人浑然忘记这只是一本书”。

小说的作者尤迪特·库卡特 1959 年出生在德国北威州的小城施维尔姆，早年曾在福克旺舞蹈学校学习。这所学校的校长就是闻名世界的德国舞蹈家皮娜·鲍什。上大学期间，尤迪特·库卡特主攻文学和戏剧专业，并曾为柏林的多家报纸、杂志撰写影、剧评。使她与写作结缘的并非大学里修习过的文学专业，而是舞蹈与戏剧。1984 年，尤迪特·库卡特创办了斯可罗内舞剧院（Tanztheater Skoronel），从那时起，她就一直在探索肢体语言与诗性语言这两种不同艺术表现形式的结合。在她的小说中，读者能够看到许多对于肢体动作的细腻描写，让人处处感到一位女性舞者精确、独特的观察视角。

1990 年，尤迪特·库卡特发表了个人的第一部小说《选择武器》，之后，她又陆续发表了《漂亮女人》（1994 年）、《图书管理员》（1998 年）、《蕾娜的爱情》（2002 年）、《帝王大道》（2006 年）、《有嫌疑的女人》（2008 年）等多部作品。2013 年，尤迪特·库卡特的新作《心愿》在德国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不但进入了畅销书榜，而且入选当年德国图书大奖的长名单。除小说外，尤迪特·库卡特还创作了大量的戏剧作品和广播剧。

尤迪特·库卡特曾获得过诸多文学和文化奖项，例如德国评论家奖（2004 年）、鲁尔文学奖（2009 年）、安内特·封·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奖（2012 年）和苏黎世文化奖（2013 年）等。她的作品

已被翻译成英语、意大利语、俄语、匈牙利语、土耳其语、日语等多国文字，正在国际上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本书的翻译通过德国“柏林文学之家”（LCB）得到了德国外交部的资助，同时，“柏林文学之家”还为译者创造了直接与作者见面讨论作品的机会，对译者在翻译中存在的疑惑，尤迪特·库卡特女士耐心地一一解答，为译者的工作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感谢。

顾牧

2014年7月于北京

目 次

- 一 穿外套的女人 / 001
- 二 反常脱衣现象 / 063
- 三 到处都是合欢树 / 137
- 四 寻人启事 / 179
- 五 婚礼 / 219

- 鸣谢 / 266

—— 一 穿外套的女人 ——

细雨飘落。

焦急的情人在电话旁等待。

1

她背朝门坐着，身上的大衣老气横秋，领子像片巨大的菜叶搭在肩膀上。这人有六十岁了？大衣领子里伸出的脖颈宛若少女，金色的头发高高盘起，里面掺杂着少许白发，脑后的发夹闪烁着粉色的光。这人很年轻，约莫十七岁？

那人转过身来的时候，年龄接近四十。那天是星期天。

罗伯特不知道同事是否已经询问过她的名字、住址和年龄。他把大衣脱掉，看着那女人，女人面无表情，反倒把他看得手插进了上衣兜。女人脸上没有明显的岁月痕迹，全部的修饰就是两道重重的眼线。她肯定从小就是现在这个样子。罗伯特觉得她很漂亮。女人又朝他的同事转回身去。

“我爱的那个男人两周前的星期天在幽灵城堡里失踪了。”她说着，猛地睁大了眼睛。

“那您是想登记寻人？这事交给他办，”同事指指罗伯特，“刑侦二组的人最善于处理您这类案件。”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这家伙对遭遇不幸的女人最有耐心，只要这些女人长着金发。

“而且，您觉不觉得他长得像那个影星乔治·克鲁尼？”同事朝女人挤挤眼睛。她连眼皮都没动一下。

罗伯特在刑侦二组当高级刑警五年了，他西装革履地追查命案。能在刑侦二组干的人，都被认为聪明、心理素质好，并且这些人还得笔头好，因为录口供比较复杂。罗伯特三十九岁，这对男人来说还不算是羞于启齿的年纪，尽管如此，他还是开始讨厌不用值班的周末。

同事穿上夹克衫，单薄的衣服与这个季节显然不符。他把运动包甩在肩头。

“他会有大把时间给您的，姑娘。”

“出去关门。”罗伯特说，坐下之前先把手伸给了她。她的手干燥、温暖。

罗伯特早晨醒来的时候，短短的白日已经把光铺洒在屋顶的天窗上。他把枕头拍拍好，鼻子里闻到一股伊萨睡觉时的气味。风雨交加，十一月初。又是这样一个星期天，又要去别人的办公室值班。一个星期前，夏令时改回了冬令时。他蜷起腿缩在床上，琢磨着卖房子的事，因为上个星期，大风又把邻居家的一棵树掀翻在他的小院里。再说，伊萨都搬走了，他还要这房子干什么？他盯着双人床对面倾斜的窗户，雨点正在玻璃上迅速地爬出一条条蜿蜒的痕迹。他翻个身，把脚探向双人床冰冷的另一半，巴望着她会在那里，哪怕是背过身去的也好。伊萨以前连睡着了也要用这种方式表达对这段关系的不满。她的那边是空的。她的被罩该撤掉了。闪着草绿色光芒的被罩诉说着她曾经的一心一意。是啊，一心一意，但都结束了。

她说这些话的那天，他在给她做饭。

罗伯特在同事刚才坐过的椅子上坐下，扫了一眼笔录。她叫马尔加，姓布克，住在瓦尔路 247 号，1969 年 2 月出生，供职于城市交通管理局。国籍是德国。他把电脑打开。

“我可以把那盏日光灯关掉吗？”

他点点头。她朝门边的开关走过去，他从后面看着她的腿。她刚才坐着的时候把大衣的底边翻了上去，薄丝袜下面露出细致的膝盖窝，这双腿显得比她本人要年轻和不谙世事。猛一下他以为女人是跛脚，但她并不是的，她只是很严肃而已。

过了一会儿，讯问用的表格才出现在电脑屏幕上，他把表关掉，这种预制的表格总让他感到地方不够用。马尔加·布克一定也会细细讲述，而不是简单地提供相关信息。布克女士，他在文件中写道，是主动来到警察局申报失踪的。接着，他问了她的电话，联系方式，学历以及她与失踪者的关系。说到联系方式的时候，他竖起了耳朵。他知道那条街，那里到处都是美丽的金合欢树。

结没结婚，这个他没问，因为坐在他面前的是证人，不是嫌疑人。办公室外面的走廊上有扇门“咣当”响了一下。

她也是金发，当时是，而且不是个花瓶。他请她下车配合车辆检查，手电筒的光扫过那头金发时，心里马上就这样想。其他同事正忙着查一辆可疑的宝马车，所以女人和那辆小菲亚特旁边就他一个人。当时他还是个新手，用的是警校角色扮演练习里学来的那一套，并且很惊讶自己居然能在谈话时感到游刃有余。不断有车被拦下，都是些从迪厅回家的人，再就是要去上班的人。

警察们寻找逃犯的时候，罗伯特找到了自己的伴侣。时间接近凌晨五点，他二十三岁。她说自己大学修的是德语专业，以后打算当老师，当时他正把她的证件仔细地检查第三遍，特别是里面的照片。她在每张照片上都显得很严肃，但那是一种深不见底的严肃，也许以后能见到底。她站在他面前，个头跟他差不多。他把眼睛从驾照照片上抬起来，直盯着她的眼睛，说自己上高等专科学校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关于莱辛的报告。证件上写着，她叫伊萨。

“有意思，您的论文还在吗？”

“需要我拿给您看吗？”

“好。”她说，两年后他问她愿不愿意嫁给自己，她说好。再后来，他们第一次看到萨门霍夫路上那栋房子的时候，她说，好，一搬进去，她就说不好。

“不好，我不想要孩子，谁知道你会不会有一天让人拿枪给打死。”

“你说什么呢！”

“就是这个，说的就是这个。”她说。

这就是现实生活中的现实，向已婚的同事们求教时，他们就这样说。现实，这又是什么东西。电视里说，现实就是科学研究证明根本不存在紫色或者肉桂的气味或者平均律，不存在善与恶甚至爱情。没准被人称作“运动”的玩意儿也不存在？这个根本不存在的现实是怎么了？曾经是金发，搬家后又因为某种他无法苟同的喜好马上变成红头发的伊萨是怎么了？这个世界怎么了，能让他在破案后，刚踏上回家的路就立刻感觉这个世界似乎比前一天更难以捉摸。

“我和朋友马蒂亚斯·博姆……”马尔加·布克说话的时候用

手支着头，像朵花一样看着他。罗伯特发觉自己也正用手支着头。她轻轻地说，他在电脑里记：马蒂亚斯·博姆和马尔加·布克两个星期前的周日去了流动游乐场，当晚，马蒂亚斯·博姆进了幽灵城堡。

“因为我有赠票。”

“为什么？”罗伯特把手从键盘上拿开。

“我总收到流动游乐场的赠票，因为我在交管局上班，这些赠票是游乐场的人为了表示感谢送给我们的。我给了这个朋友一张票后，告诉他我在外面等。”

她停下来，又猛地睁大了眼睛。也许她的视力不好，罗伯特心里想。

“您为什么没有一起进去？”

“我更愿意在黑毡帘那儿等轨道车钻出来。”

她在车辆出口处等候，罗伯特写这句话时，很想用括号添上一句：证人似乎突然心不在焉。

“马蒂亚斯没有再从黑暗中回来。”

他没有再从乘车游玩的地方出来，罗伯特一边记录一边问道：“您接下来做了什么？”

“我绕着幽灵城堡转了一圈，想看看有没有后门，但是只看到了一些蓝色和黑色的垃圾袋，还有配电器的红色插头，再就是金属墙那边传出的沉闷的声音。”

“什么声音？”

“蝙蝠，吸血鬼，吸血鬼的狗佐尔坦，狼人，大灰熊。”她就像在说老熟人一样。

“我对那儿很熟。”她仿佛能读出别人的心思。

罗伯特点点头。“哦。”他写道：她等了一刻钟，然后观察了车辆运行处的周边环境，未有结果，之后又继续等了半个小时。

“您为什么等那么长时间？”

“心中有爱就会等。”她看着他。他先挪开了目光。

“后来我就回家了，”她说，“因为我弟弟安德里亚斯在等我。您知道吗，警官先生，我路过云霄飞车，看到那些人正尖叫着垂直下落，他们的尖叫声在我听来跟我心里的恐惧一模一样。”

她心怀恐惧，回到与弟弟安德里亚斯合住的居所，罗伯特记录时，又想用括号加上一句：她说到这句话时很勉强地笑了笑。

“第二天我又去了一趟，警官先生，他们正在拆幽灵城堡，我在旁边看着，这时天开始下雨，但我还是一直站在幽灵城堡对面碰碰车的棚檐底下，站了两三个小时，直到一个拆幽灵城堡的工人过来问我是不是在找什么。他白色的T恤衫不知被雨水还是汗水打得精湿，从湿衣服底下透出来大大的肚脐眼，里面足能塞下一个鸡蛋。”

马尔加·布克说话的时候，罗伯特的的手指没事找事地敲着空格键。自从戒了烟，他就没法再在自己和扑朔迷离的事件之间扯起一层雾障。这点说好不好，说坏也不坏。马尔加·布克的目光又和他的碰在了一起。

又是那种眼神。

“您说什么？”

“我什么也没说。”马尔加·布克说。

“您不想来杯咖啡吗？”他的声音沙哑。

她笑了。“那些工人当时也是这样问我的，问我想不想跟他们一起来杯咖啡，因为如果休息的时候有女人在场，他们的谈话就会收敛一些。我当时也忍不住笑了，他们那么和气，那么强壮，那么

让人安心，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我才会问他们路上还需不需要人手。其中一个人说，按说他们只要男人，不过正好有个活儿没人干。”

“什么活儿？”

“冰凉的手。”她说，“一切就是这样开始的，我当真跟他们一起走了。下星期幽灵城堡要转去冬季营地，到时我就不干了。”

罗伯特靠到椅背上。屏保盖过了笔录，上面是警察局全体人员在易北河一艘名叫皮尔娜的船上照的相。大家都站在后甲板上，每人头上一顶圣诞老人的帽子，手里拎着一瓶啤酒。他动了动鼠标，笔录又露了出来。

“您真的跟幽灵城堡一起走了？”

“是的。”

“您为什么现在才来警察局，布克女士？”

“对啊。”她的声音拖得长长的，声调就像怀里摊着交通图的女人们要告诉身边的司机该左拐还是右拐。

“就是因为这个我现在才来，因为我第二天就跟他们一起走了。”

“您怀疑游乐场的经营者吗？”

“不是很怀疑。”

“您认识这个朋友多久了？”

“六月认识的。”

“您跟他居住在一起吗？”

她把头转向右边，像是要清点从地板一直堆到齐桌子高的检察院红签文件夹似的。

“没有。”她清点完了那堆文件。

“您能不能描述一下失踪者？”

她转回头看着罗伯特。她的两只眼睛颜色不一样，一只蓝色，一只棕色。

“他跟您差不多高，”她轻声说道，“不过年龄大个十岁到十五岁，习惯穿一身白色西装，西装是他自己熨的，他是电影布景师。”她把头转向左边，那里的墙上挂着一张宣传儿童紧急救助热线的海报。

“要说起他这个人的内在，”她说，“我头回见到像他这样不是那么笨的男人。”

“您有照片吗？”

“家里有。”

“能描述一下跟他的关系吗？”

“不能。”

“你们多久见一回面？”

“经常见。”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度假的时候。”

“您为什么没有跟这个熟人一起去坐幽灵城堡的车？”

“害怕。”她说。

“害怕什么？”

“我也不清楚，您总是清楚自己害怕什么吗？”

策略使用的优劣取决于使用策略的人，她的策略用得比他好。她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提起巨大菜叶一样的大衣领子的一角在脸上抚弄。这种毛毡料罗伯特不用摸都能感到扎。他又朝后面靠过去，椅子一直向后滚动到能让他伸直双腿。他抬起手交叉着抱在脑后，他不喜欢这个姿势，但还是保持没动。